

北洋风云人物

张作霖

董尧◎著



那是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 那是一群如狼似虎的人物

出身贫寒，身入绿林受招安。
青云直上，军阀升迁建霸业。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北洋风云人物

张作霖

董

尧◎著

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作霖 / 董尧著. —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
2015.10

(北洋风云人物)

ISBN 978-7-5171-1614-1

I. ①张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张作霖 (1875 ~ 1928) — 生平事迹 IV. ①K827=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47480 号

出 版 人: 王昕朋

责任编辑: 邓见柏

文字编辑: 刘玉静

美术编辑: 张美玲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 23

字 数 364 千字

定 价 46.80 元 ISBN 978-7-5171-1614-1

目录

第一章

有枪便是草头王 / 001

第二章

庙儿镇遇难 / 013

第三章

由绿林到营官 / 025

第四章

暗结日人，邀宠总办 / 039

第五章

送白马心想事成 / 053

第六章

大开杀戒 / 065

第七章

攀高枝托人走京师 / 077

第八章

山城镇“兵变” / 089

第九章

进京前夕 / 101

第十章

进京后事 / 113

第十一章

“盛武将军”——连升三级 / 125

第十二章

姜雨田与冯德麟 / 135

第十三章

张冯对峙，黑云压城 / 147

第十四章

冯败张胜，德麟进京 / 157

第十五章

张督军镇压学潮有方 / 169

第十六章

“调解直皖矛盾” / 181

第十七章

渔利直皖之战 / 195

第十八章

直奉之战，东三省“独立” / 207

第十九章

整军奉天，窥伺中原 / 219

第二十章

直奉之战，张冯密约 / 231

第二十一章

奉军告捷，冯玉祥政变 / 243

第二十二章

入关之后下一步 / 255

第二十三章

江南反奉 / 267

第二十四章

奉张内讧 / 279

第二十五章

奉日勾结，郭松龄身亡 / 291

第二十六章

左支右绌，东三省经济凋敝 / 303

第二十七章

“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” / 315

第二十八章

捕杀李大钊 / 327

第二十九章

东北军退出关外 / 339

第三十章

皇姑屯枭雄归西 / 351

第一章

有枪便是草头王

1894年，初春，辽宁省的海滨城市营口。

几阵东风，吹醒了辽东湾畔的大地，枯萎了一冬的田野，青草萌芽，枝头吐绿，连细风也显出几分温馨。

此时，在海滨的一条还很冷清的街巷中，走着一个年轻人。他脚步很慢，蓬头低垂，双手插抱在胸前，背上背着一只小小的布包。他仿佛在街巷中寻找什么，但又那么不经心；他衣着并不褴褛，短打却不失整洁，唯脚上的一双布鞋，早已似被猎枪毙死的野鸟，翅凋羽破，四面开花了。这形状，使人自然明白，他是走了许多坎坷之路来到营口的。

年轻人走了几段路，终于在临海的一家小酒馆停了下来。他在冲门的一张小桌边坐下，要了二两高粮曲、一盘熟牛肉，自斟自饮起来。

这年春天，是个残酷的春天，一群群饿憋了的城里人，摇晃着瘦弱的身躯朝乡下跑，企望着乡下有饱肚子的东西可寻；又一群群饿憋了的乡下人，携男带女朝城里跑，企望着城里有饱肚子的东西可寻。赤春长日，青黄不接，老天也残酷无情呀！

这年轻人自饮片时，才转过脸，朝着柜台后坐着的一位年约五十的汉子笑嘻嘻地喊着“大叔，”然后说，“向你老问个讯，行么？”

生意人，讲人缘。忙陪笑说：“听小哥口音不远，有啥事只管问。”年轻人说：“咱这里可有‘宝局’？”

那掌柜的一听年轻人打听“宝局”，先是不耐烦地说：“年轻轻的，干啥不好？为什么想往赌场混。那可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！”

“大叔，”年轻人忙解释道，“不是我要下赌场，是有一位家兄混迹宝局，早时在辽河口的高坎镇，赌得惊天动地！后来听说出了人命，关大牢的关大牢，没抓住的都逃到咱们营口来了。爹娘不放心，要我来找找。”

老掌柜捋了捋山羊胡子，“嗯”了一声，才说，“原来是这么回事。错怪年轻人了。你打听这宝局么？顺河街倒是有几家。就是从这里西去一箭地向右拐，再走一箭地向左拐便是，海滨破烂摊上，还常有些地摊，赌完了便无影无踪。”“多谢大叔了！”

年轻人付了酒钱，顺着掌柜的指的方向向前走去——这年轻人叫张作霖，是从黑山县二道沟来的。

张作霖兄弟三人，大哥叫张作泰，二哥叫张作孚，他是老三。哥儿仨的老爹叫张有财，是黑山县出了名的赌徒。在一次宝局上，兴得出奇，逼得一个赌徒回家卖了妻子。这卖妻的赌徒输愁了，也输恼了，竟把张有财骗到河滩上，一条木棍便索去了性命。那一年，张作霖才十四岁，老大作泰早独自闯天下去了，不知踪影；老二作孚混迹赌场，光杆一条，寡母王氏两手空拳，只好一条芦席埋了丈夫。死的是死了，走的也走了，作霖跟着寡母日子还是十分拮据。王氏只好领着小儿子改嫁到二道沟，跟一个姓吴的兽医成了家。

吴兽医是个老实地道的过日子人，手里有点积蓄。如今成了家，又随来一个十四岁的儿子，望着这儿子面貌也挺正派，自然十分欢喜。有一天，便守着王氏对儿子作霖说：“作霖呀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咱家日子也还过得去，我想把你送到学堂去念书，日后也寻个大出息，做个露头露脸的人。”

张作霖从小野惯了，满脑子赌场和江湖上的行当，哪里愿意被关在屋子里一天到头念什么书！他摇着头说：“不念。念那东西有什么用？”

“这你就不懂了。”吴兽医摇着头，“读书才能当官，当官才能发财！常言说得好，书中有黄金，书中有美人；书读好了，可以荣宗耀祖，光大门庭！”

张作霖眨眨眼，沉思起来——对于“荣宗耀祖，光大门庭”，张作霖不感兴趣，至今他姓他的张，并不姓他续爸的吴。他老爹张有财早死了，连埋的地方他都记不清了。我去荣谁的宗，耀谁的祖？你吴家的祖宗管我个屁！但是，吴兽医说的“书里有黄金”“书里有美人”，张作霖很动心。眉头展了展，说：“好，我去念书。”

张作霖毕竟不是个读书的“坏子”，见单个字便头疼，见满纸的字，就两眼昏花，连个书歌儿也背不成套。几天之后，便扔下书对续老爸说：“书我不念了，字像针似的，扎得脑子疼。再念下去，憋也把我憋死了。我去学别的本领吧，难道就只有读书才有饭吃？我不信。”

吴兽医望着作霖这个“野”模样，知道他通身上下没有装“黑墨水”的地方，便说：“书不念就不念吧，总得有个营生，赌场总不是落脚地。”张作霖说：“那我就跟你学兽医吧。给牛马治个病也不错。”吴兽医虽觉得本行当不景气，却也算是一个牢靠的饭碗。便说：“也好，学兽医吧。不过，要学就得下功夫。半途退了，可不行！”“好。”张作霖说，“我一定学好。”

张作霖跟着王氏寡母在二道沟定居之后，日子过得也算安逸。兽医这一行，别管是官场上的老爷、黑道上的强人，还是老老实实的种地汉，谁都用得着。用时来求，满面陪笑，天天都有进钱项。常言说得好：家有斗金，不如日进分文；滴水穿石，聚沙成塔！吴家兽医小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。

这时候，东北地盘很乱：有从北边入侵的俄国沙皇兵，他们凭着武力逼着清政府签订的《璦琿条约》，割去了中国东北地面六十多万平方公里；后来又通过《北京条约》、《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》等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领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；东邻日本侵略者，也入侵中国，甲午海战一败，《马关条约》一签订，便割去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等地。这两个侵略者在东北横行霸道，残害百姓。中国清朝政府别看对外奴颜婢膝，对自己的老百姓，却横征暴敛、敲骨吸髓；同时，一批亡命之徒也跟着铤而走险，打家劫舍。闹得东北三省群匪四起，暗无天日，老百姓连一天好日子也别想过。

当时的东北，也有一些不堪忍受压迫的老百姓起来造反，杀赃官、抗土匪，打得轰轰烈烈。官兵匪盗，结伙成群，多以马匹为伍，兽医这一行，自然十分红火，且四面八方的好人、坏人都可接触。张作霖的眼界渐渐宽了，自己的路该怎么走，也有个小盘算。

这里，单说一个对张作霖“启蒙”最大的人物，他叫赵世海。这个赵世海就住在距二道沟大约三里路的一片高坡上。高坡在大路旁，除了赵世海一家三口、三间土屋之外，便空荡荡。平时，赵家在路旁卖茶水，间或也供人搭伙做饭。大家管这里叫赵家店。

赵世海约莫五十岁的年纪，精细的长身条，精神的小脸膛，两只黑豆眼灵转动，一抖身一个主意，精灵得很。老伴之外，还有一个女儿，家贫，

女儿叫不得雅名，通称“妞”。赵世海年轻时也混过几年江湖，小有名气。如今老了，和老伴、女儿守着这三间茅屋，开着个简易小店，倒也安逸。加上他经多见广，官私两面都能通达，又很知道这一带马的行情，所以，不管是官是匪，来找他的人很多。日久天长，这赵家小店又成了远近有名的赌场。

赵家店与二道沟是近邻，小店外草地上常常拴着官家的、土匪的、马贩子的高头大马，碰上有马患了病，赵世海自然去请吴家兽医。因而，张作霖也就成了这里的常客。

张作霖多少懂点兽医术，又很通赌场上的行当，虽然不敢同外来人真枪实刀地大干，帮个局、凑个边，有时提茶弄水买个烟，也还可混个小来去，手中也渐渐宽裕起来。有一次，张作霖在赵家店夜观大局，一群马贩子把家当都倾上去了，你来我往，有赢有输，他渐渐瞅出门道来了。他发现主客两家都有点“高招”，常常谋算得八九不离十，但也有失，赌注压得猛时，主家会玩权术，常常吃客家个精光。张作霖每逢这时，便掏尽腰包，朝客家的另一面压过去。他的赌注小，人家看不上眼，宁可输给他。这样，一局下来，他赌个三五次，也就肥乎乎的了。每逢这时，张作霖便拿出部分钱来，到集市上给赵世海买一包茶叶、一捆烟叶，给他老伴买二斤花样点心，再给姐妹买点袜子、头绳、香粉，不声不响地放在赵家。赵世海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。“这小子有出息，机灵懂事，日后会有大出息。”

有一天，赌局散了，赵世海又多饮了几杯酒，他把张作霖叫到面前，瞪着猩红的眼珠子，说：“作霖呀，你小子真机灵，会办事，能办事。”“靠大叔多栽培。”张作霖说，“以后还请大叔多教导。”

赵世海一摆手，狠狠地又骂了起来，“谁栽培你？你小子蠢，成不了气候，别想上了台桌……”

张作霖糊涂了。“这咋回事？阴阳变得这么快，我得罪他了？”“大叔，小侄在您面前是孩子，有不到处，您老只管教育，骂也行。只是别生气，气坏了身子……”“我拿你小子不外。”赵世海说，“不是我说大话，我跑了半辈子江湖，啥不懂！你小子跟我学学，准有出息。可是，你怎么不会顺我心做事呢？”

“大叔，您明说，没有我办不成的事。”

“我有心事呀！”赵世海痛心疾首，“不知我作了什么孽，竟断了赵家香

火！我苦痛啊！”

张作霖听明白了。忙笑着说：“不瞒您老说，大叔这心事我早看透了。”“真话？”

“那还有假！”

“你咋不言一声？”

“我……我是什么人？”张作霖说，“啥能耐没有一点，嘴还得搭在别人碗沿上。我要是心想投靠大叔，口还说不出呢！”

“果然有这个想法，我高兴。”赵世海一拍桌子，跃身站起。

“您老若不嫌弃，我就认您老当干爸。”话刚出口，便“扑通”跪倒。

赵世海一见张作霖跪倒了，竟慌张起来。“这、这……这不过是句戏言，你怎么当真了。”

“干爸反悔了？那我就跪倒不起了。”

赵世海满面赔笑，说：“我反悔？我求还求不得呢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跟我去后屋见干妈和干妹子。”

赵世海把张作霖收作干儿子了，自己大半生混迹江湖的本领也就言传身教地都教给了张作霖；张作霖有了本领，便有了胆量，便想自己去闯闯世界。先是跟着马贩子跑跑边境线，贩卖几头牲口，也总是有不少油水。油水越大，张作霖的胆子也越大。不久，他便结识了许多绿林朋友，跟他们一起，有时当“眼线”（侦探情况），有时冲锋陷阵。每次，总会分不少钱物。张作霖的行动密是密不住了，乡里人都知道他是黑线人物，对他敬而远之。

前不久，二道沟邻近的一个村子有个姓王叫天成的户，一夜之间被人劫走八口大牲畜和一些细软之物。这失主毫不犹豫，认定是张作霖过的“眼”，是张作霖引的鬼。二话不说，便到黑山县衙门的捕盗营把张作霖告了。衙门里派了长差，直奔二道沟来。

张作霖有“耳报神”，黑山捕役刚动身，他便知道了，忙跑到赵世海面前说：“干爹，这事不好办，我得出去躲躲了。”

赵世海说：“是的，光棍不吃眼前亏。可是，你到哪里去呢？”“世界这么大，总有立足的地方。”

“作霖哪，我看这样吧，”赵世海说，“大财主告你通匪，洗也洗不清了，干脆你去投柳子（大帮土匪）算了。入了伙，正儿八经地干一番。”

“投谁？”张作霖问。

“我认得拉柳子的冯德麟，我推荐你去入他的伙。”

“冯德麟？”张作霖思索片刻说，“那小子不仗义，听说手爪子太长。我又是在走投无路时去投他，至多当个小匪崽子。不干。要干就自己拉帮，干出一个大名声来。”

赵世海惊讶地说：“有种！像个闯世界的样子。”并说：“事不宜迟，夜长梦多。赶快动身吧。以后不管混得如何，千万别忘了咱赵家店，别忘了这一家人！”

张作霖告别了干老子，连夜逃了出来。张作霖终于独自出去闯世界了。

别看张作霖勇气很大，可是两眼摸黑。到哪里去躲呢？又得躲多久，向什么地方去闯？他边走边犯了难。深夜之后，天也冷了，他在一个河边的茅屋里躺了一宿，终于想到去找二哥作乎——他听人说二哥在高坎镇聚赌，到了高坎镇才知他去了营口；张作霖这才追到营口。张作霖依照酒馆掌柜指的路，几乎寻遍了营口城，也见不到二哥的影子。天色已晚，肚里也饿了，他这才找个小店住下。

睡了一夜，张作霖也没有想出头绪，他真的犯了愁：回二道沟去么，官兵正在捉拿，那岂不等于自投罗网；何况又在干老子面前夸下海口。如今，因为找不到哥哥，就调屁股回家了，这算什么好汉？！不回家又到哪里去呢？张作霖虽然是二十岁的人了，独闯世界，还是第一遭，他望不见前途光明，他感到了举步艰难。

次日早晨，张作霖起了床，付清了店钱，要去找个地方吃饭，吃完了好离去。就在他走出旅店不远的时候，忽然看见路旁一个茶棚边挑起一个招兵的白旗。他心里一惊，又一亮：何不去当兵，也好混些日月。先有个地方存身，然后再去找出路。

张作霖走到茶棚边，这里还没有人。他望了望那面在晨曦中飘晃的白旗，又犹豫了：我去当兵么？当兵可要出操训练的，酷暑严寒，冰雪在地，都得摔爬，连个畅快觉也不能睡。不干。不能当兵。他转身想离开。可是，身子转了，他猛然又想：不当兵又往哪里去呢？

张作霖是无处可去了。营口这地方，亲戚朋友没有一家，若不是官兵逼着，若不是得知二哥在这里，他才不到营口来呢！他在茶棚旁转悠好一阵子，才见到一个人从里边出来。此人身材中等，脸膛黝黑，两眼机灵，穿一

身清兵号衣。他朝茶桌旁坐下，先呷了一口茶，然后才仰起懒洋洋的脸。一见张作霖在身边转悠，忙将身站起。“过来，过来！”那清兵朝张作霖招招手。张作霖过来，并没有说话。“是来当兵的么？”那清兵问。张作霖点点头。“多大啦？”“多大能当兵？”“我在问你！”

“是的，我在问你！”

“妈的，跟老子拌起嘴来了！看我不揍憋你！”说着，挺身扬起了拳头。

“就凭你这德行，想当兵我也不当你这一号的兵！”说罢，甩手便走。

屋里，一个官儿模样的人走出来。疾走几步，拦住张作霖。“好小子，性情挺犟！想当兵？”

“不想当兵到这里来干啥？”“哪里人？”“黑山。”“多大啦？”

张作霖眨眨眼，还是不耐烦地说：“就我这模样，还用细问。难道说我连当兵也不够格？”

那官儿走到他跟前，一拳甩到他胸口，说：“行！就凭你这个犟劲，就凭你这性格，准是个能打能冲的好兵。过来，登个册子吧。”

张作霖不识字，只好口答。官儿拿张纸边问边写。三五句之后，就把张作霖领进新兵营。

张作霖入的是清朝官兵，官儿告诉他管他的标统叫宋标，他是分在马玉昆的大营。

张作霖身在军营，心却在旷野。表面上，操练、吃住、站岗放哨，一切都规规矩矩，干得比旁人好，很得领头的欢心；暗地里，他却拉帮结伙，扩大自己的势力圈圈，并且十分注意打听绿林、胡子的消息，一有机会，他便和他们接触。那时候，营口郊外的高坎镇、三界沟、东岳庙，早就有绿林、胡子的活动，他们白天派人四处侦察、打探，晚上便去大户人家“掏窑”（抄家）、“绑票”（抓人质），碰上小股官兵，便连枪带人一起劫，闹腾得热火朝天。听说三界沟的杜里山、北镇一带的金守山，还有个叫什么关艳红的女人，都闹腾得惊动半拉天，连官兵也不敢惹他们。张作霖对这些消息，十分爱听，听起来十分动心，常常情不自禁地挥拳：

“娘的，人家也是两条腿的男子汉，我也是两条腿的大男人，人家才真叫英雄汉，我算×！”不久，张作霖便在军营中组织一次大逃跑，要把自己一帮人拉出去，扛起柳子（匪帮）大旗——事不周密，漏了风声，没有成功。幸亏他同马玉昆关系十分好，才免了一场大难。

张作霖在营口混了将近两年，早已厌烦了军中的清苦，又听说辽西一带他当年的朋友如今都干得十分像样，有的人还在自己地盘划了保险区，坐地分银，设官封职，跟官府一样。他更加沉不住气了。于是，趁着宋庆大营调往关内的时候，张作霖拉着他的小帮伙终于溜了出来。谁知事又不妙，军营知道张作霖带人跑了，便派人去追。追得他们七零八散，跑到二道沟时，张作霖身边只剩下六人、六马、五支枪了。

张作霖从营口潜逃时，狠狠地掬了几个窑子，弄到大把的钱财。他在途中为干老子买了两件像样的皮衣服，几盒沉甸甸的食品果盒、几块常做衣服的布，又给干妹大姐买点女人用品，捆捆绑绑两大包裹，这才进了赵世海的三间茅屋。他把衣服朝炕上一放，大咧咧地说：“干爹，我回来了，这是给您老和妹子带的衣物，不成敬意，只算我没忘您！”

赵世海是个讲究虚面子的人，一见干儿子骑着高头大马，还有五六个随从，又都武装整齐，知道他准发迹了。发了迹没有忘了干老子，就不赖！忙迎上去，说：“好小子，你走了才两年，就出息得这么威武了！行，好样的！”忙又告诉老伴、闺女：“快快杀鸡买肉，再去打点好酒，我得跟干儿子好好喝一场！”

张作霖想在二道沟拉帮起家，他便要先造造影响。于是，他趁着几分酒意，便首先对干老子吹嘘起来：

“干爹，您瞧我这身衣裳，像不像官？”张作霖是潜逃出军营的，清兵衣服未曾脱，只在外边穿了件皮袄。皮袄一拉，号衣便露了出来。赵世海只混迹江湖，“柳子”的行当他懂得，但柳子不讲衣着。所以，清军官兵怎么从衣着分高低，他不懂。他笑笑说：“像官，像官。这气派像个不小的官呢！”

张作霖点点头，说：“干爹，您老眼光果然不错，我在大营里混了两年，弄了个哨官。”

“哨官管多少人？”赵世海问。

“管上百号枪马。”张作霖信口开河。“不光管兵马，连赌局、杂八号，谁都不敢不听我的！银子从手里都是大把大把地过。干爹，咱爷们往后再不必愁钱了，有的是，多得很呢！”说着，扭过身又从屁股上抽出手枪。“干爹，瞧见么，西洋造，德国牌真家伙。咱爷们现在是要枪有枪、要马有马，该咱大干一场的时候了，干吧！”

那赵世海虽也是个粗人，却粗中有细。听了张作霖的话，心里暗自嘀

咕：我这干儿子两年混个哨官，够光彩荣耀的了。为啥回来了呢？赵世海决定摸摸干儿子的“底细”。

“干儿子，”赵世海说，“你这一次回来，是想看看家便走呢，还是不住了？”

“不走了！”张作霖说：“守着干爹您老不走了。”

“队伍上不是干得好好的么？”赵世海有点惊讶。“还有官做，怎么……”

张作霖知道话说走了嘴，忙改口说：“干爹，你是明白人，常言说得好：当官不自由！凭儿子这身本领，到哪里闯不出名声，何必总听别人说长道短呢。再说，这官兵也太不自由，哪抵得上拉杆子、自己闯！”

“好小子！凭这几句当当响的话，便见我儿子的胸脯多宽。好，像个办大事的人！”

赵世海久闯江湖，终日思谋着闯出大名，梦不成，人已老。如今干儿子怀着这么大抱负，这一回来，准会闹个翻江倒海，他有话题了。于是，他便在这二道沟方圆十里八乡到处宣扬，说他干儿子“在外边当了营官，领着百十号枪马齐全的兄弟，一声口令，叫向东谁都不敢向西。往后，咱这地面就全归我干儿子管了。”一边游说，一边暗地里串联一些想拉黑道、但又找不着门或拉了黑道混得不顺心的人，邀他们入张作霖的伙。

赵世海在地面上有头脸，经他这么游说，不久，二道沟方圆的散兵游勇和黑道边上的人物，便像苍蝇嗅到腐肉一般，纷纷投来。张作霖十分高兴，凡来投者，一律好酒大肉款待，很快便获得仗义、豪爽的美名。

张作霖在二道沟不用招兵，兵便纷纷自来，渐渐地人多起来。人是活口，每天都要吃东西，张作霖从营口带来的一点银钱，眼看着便空了。钱空他不怕，有人入了伙，有了自己的人，还怕饿肚子，到什么地方也能抓够吃的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光有人没有枪，手里没家伙，掏窑、拉票都不仗恃。张作霖知道他干爹是老手，便把心事对他说了。赵世海一听，便点点头。“你小子想得远，想得细，有了枪才能站稳脚。要不然，赤手空拳，别说闯地盘了，连二道沟也守不稳。”

“可这枪——到哪里去弄呢？”张作霖有些犯愁了。他只知道军队手里有枪，总不能到军队掏窑子吧？

“好办。”赵世海说，“干这一行的，只有一个本领。人家有的东西咱没